哲學論壇

深度靈性境界

——中國境界神學論八福（上）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摘　要：新約聖經耶穌關於八福的論述，是基督教福音的重要部分。本文從深度靈性境界的層次，詳細介紹了從中國境界神學的角度去闡釋八福的內容。文章認為中國文化重人的胸襟視野，而耶穌登山論福樂，也正是從遠大的視野開始，帶引人深入去領悟上帝國度來臨人間的新時代，即新約時代，那是遠遠超越過去傳統所講的表面道德與教化，上帝救贖將帶給人類最完滿的內在幸福與喜樂。八福不是守行為的道德指示，而是強調人心靈如何與上帝建立靈性感通的關係。聖經文化中天國的展示不在道德或宗教教條，卻在人與上帝的親情關係，而得內在喜樂，這是一份天國生活的宣言，指向美善與神聖的新生活。

關鍵詞：耶穌，八福，天國，中國境界神學

中國文化重人的胸襟視野，耶穌登山論福樂，也正是從遠大的視野開始，帶引人深入去領悟上帝國度來臨人間的新時代，即新約時代，那是遠遠超越過去傳統所講的表面道德與教化。

登高遠眺的視野

新約在論述「八福」時，一開始就描述登上高處，「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門徒到他跟前來」[1]。

中國思想中，攀登高處有深刻象徵意義。孔子曾登泰山，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孔子登上了東山，覺得魯國變小了，登上了泰山，覺得天下變小了，表示一種高瞻遠矚的遠大視野。其深刻的象徵意義正如，孟子指出，看過大海的人，就難以被別的水吸引了，在聖人門下學習的人，亦難以被別的言論吸引了。君子有志於追求道，但不到相當高程度，是不可能通達到道的境界。

中國文化重人的胸襟視野，耶穌登山論福樂，也正是從遠大的視野開始，帶引人深入去領悟上帝國度來臨人間的新時代，即新約時代，那是遠遠超越過去傳統所講的表面道德與教化，上帝救贖將帶給人類最完滿的內在幸福與喜樂。

登山寶訓開始，是耶穌帶大家上山，這是攀登高處的行動。門徒跟從耶穌，先付出的第一步，就是攀到高處，遠眺清幽遼洶的加利利海。八福在屬靈意義上，也可視為耶穌帶人到高處，宣告上帝國度的深度內涵。馬太福音似乎暗示這與摩西上西乃山接受十誡相似，耶穌上山頒布天國的「新律法」，但不再是律法的誡條，卻是一種屬靈的新視野，是屬上帝國度的豐盛生命。

猶太人的拉比平日教訓人，常站著講話，或在散步時與人分享，但若正式教導道理，一定是坐下的。如今耶穌帶人走到高處，再坐下教訓門徒，就表示這教訓是重要的、正規的，也是涉及他對人類要講的核心信息，即天國降臨人間的奧秘。

耶穌帶門徒登山講話，是要揭示天國的奧秘。他表達的方式，是一種批判的反省，他總是說：你們聽見有話說……(如何如何)，只是我告訴你們，是(如何如何)。這

八福不是守行為的道德指示，卻是強調人心靈如何與上帝建立靈性感通的關係，天國的展示不在道德或宗教教條，卻在人與上帝的親情關係，指向美善與神聖的新生活。

種批判，正表明其要講的，是上帝的奧秘，超越那年代猶太人所執著的宗教文化。那時猶太人已將舊約聖經的律法教條化，變為外在的行為，而失去內心的領悟。

如「你們聽見有話說『不可姦淫』，只是我告訴你們，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裏已經與她犯姦淫了」[2]。這是對內心的深度反省，批判傳統教條的定見，幫助人從表面宗教規條，轉向體會誡命內涵的神聖真義。登山寶訓是耶穌宣示天國思維的開始，不同於舊約的誡命，以行為為準則，叫人「不可」什麼什麼，卻是指出，怎樣才得屬靈上的福樂。

八福不是守行為的道德指示，卻是強調人心靈如何與上帝建立靈性感通的關係，天國的展示不在道德或宗教教條，卻在人與上帝的親情關係，而得內在喜樂，這是一份天國生活的宣言，指向美善與神聖的新生活。耶穌講的天國不是死後永生的天堂，卻是超越界的美善來臨於人間，耶穌在主禱文一開始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3]。耶穌稱上帝為「父」，代表上帝與人的親情關係。耶穌又稱上帝為「你」，上帝不是外在的一個尊榮龐大的存在物，卻是生命中一種親密的關係，是「我與祢」(I and Thou)之間的密切關係。上帝的國來臨，就是上帝的神聖旨意運行在地上，上帝與人建立密切關係。

新約與宋明儒的喜樂境界

「福」字的希臘文為makarios，不是指一般的蒙上帝賜福，若說上帝賜福給某人，希臘字應為eulogetos。如今卻是特別用來描述經歷屬於上帝的豐富，體會像上帝本性那樣的喜樂，指得到上帝所賜的豐盛，超越世俗性的幸福，是一種屬靈的福樂。希臘人稱地中海東部的賽普勒斯島(Cyprus)為makaria（意即快樂島），他們認為賽普勒斯是美麗、富有和肥沃的島嶼，那裏的氣候、花草、樹木、果實與自然的資源是如此美好。在靈性精神上說，makarios就形容一種內藏在心的特殊幸福與喜樂；人生命與上帝建立關係時，產生內心的清澈純良、寧靜清潔的喜樂，這喜樂不受生命際遇改變而改變。

這不同於英文字中的快樂(happiness, happiness)的字根hap，意指機會。現世人間的快樂是依賴機會，這是生活中可以得到也可以消逝的東西。反而更近於中國人的福樂，福字從示從畐，指順天垂象（示），腹滿畐之義，是天降於人內心的充實感。《說文》：「福，佑也」[4]，具有祝福之義，也是與上天之護佑有關。

基督賜給人的喜樂卻是純真原始的，接近上帝永恆的，超越人生的無常，不為現實處境所侵擾的。耶穌說：「這喜樂，也沒有人能奪去」[5]。「八福」所論到的幸福喜樂，是縱使飽嘗痛苦、憂傷或損失之後仍有的喜樂，是苦難或傷痛不能妨害的，無論是生是死都無法把它奪去的。

現實世界的生活，得快樂，也可以失去快樂。財富會失去，健康會衰敗，計劃會失去，雄心的破碎，甚至氣候形成的天災，都能夠把世界所給予多變的快樂奪去。但基督徒卻有清澈平靜，不受妨礙的喜樂，這就是永遠與耶穌同行，同在而得來的喜樂。八福並不是將來美景的幻想或應許，卻是當前所得的永恆喜樂，是現實世界成敗得失不能奪去的內在福份。基督徒生命，是充滿內在的喜樂，與人生充滿意義的愉快。

中國哲學中也講到一種超越的悅樂，如邵康節詩「得自苦時終入苦，來從哀處卒歸哀。此非哀苦中間得，此樂直從天此來」[6]，表達超越一般哀苦與快樂相對，乃來自別一根源，此根源即為天，亦即宇宙終極之本體。樂由天來，指儒家思想悟良知心性，是人善的根源，這善本來自宇宙的真理，即所謂天。

明代陽明後學王艮(心齋)有《樂學

歌》：

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慾縛。
私慾一萌時，良知還自覺。
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
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
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
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
樂是學，學是樂[7]。

宋明儒家講「樂」，是自覺分別於當時禪宗「一念離境即菩提」之境界，以良知一念自覺，即可不離境即而得大樂，樂是來自心性本然之美善，學聖人之道即可使良知自覺，而得大樂。

宋明儒家講「樂」，是自覺分別於當時禪宗「一念離境即菩提」之境界，以良知一念自覺，即可不離境即而得大樂，樂是來自心性本然之美善，學聖人之道即可使良知自覺，而得大樂。

中國文化肯定喜樂是有永恆的基礎，來自人性的良知，此即天命之性，良知的根源是宇宙本體之美善性。

登山講天國的福樂，是指宇宙的本體即上帝，上帝的美善國度臨在地上，通過對人罪性的潔淨，使人因信而得上帝救贖，以單純之心得天上來的大福樂，超越現實苦樂相對的世界，進入原始純真的永恆福樂境界，為信仰所經歷的境界。境界神學就是探討這些境界的內在經歷與意義，展示基督徒生命的內在感悟。

深度靈命的起始在回歸單純

奧古斯丁在解釋登山寶訓時指出，耶穌講的八福，可以從靈性發展的八個層次或階段去瞭解[8]。筆者同意八福可解釋為八個靈性發展的過程，用中國哲學的理念，亦可稱為八層境界。《聖經》描述靈性是有發展階段，如說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上帝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路加福音二章)。保羅又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去察驗上帝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馬書十二章)又說「身體日日衰敗，心靈日日更新」。(哥林多後書四章)人一旦接受上帝，聖靈就住入內心，但我們可能只是把主放在不重要的位置。要深入進入上帝世界的榮美，需有一個屬靈長進的過程，但這需從徹底委身開始。

八福的前四福看，均是改造自己的歷程。後四福則是深入到上帝內在關係，而又在人間實踐天國生命。第一福所講的「虛心」是呈示深度靈修的基本條件，靈性要始於單純的心：

耶穌禱告時說：「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謝禰，因為禰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的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顯出來」[9]。耶穌宣揚上帝國度的奧秘時，不是人人明白，上帝只向有像嬰孩單純的心靈顯明。聰明通達人指宗教領袖及有字識的人，反而心有迷執，不能理解耶穌使命的意義。倒是那些心靈單純得像嬰孩的人，那些謙卑

的、樸實的、沒有學問與機心的人，卻理解天國的深刻意思。

大衛在詩篇說：「你因敵人的緣故，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詩篇八章)。敵人是指扭曲上帝美善的力量，但嬰孩的單純卻回歸原初上帝創造的純真美好，成為純潔美善力量，使邪惡力量變為無能。

「當時，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天國裡誰是最大的。耶穌便叫一個小孩子來，使他站在他們當中，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裡就是最大的。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馬太十八章)。這是耶穌有關什麼才是真正偉大的教導，當門徒都自我中心，想在天國群體裡有權勢與地位，耶穌指出，在上帝眼中，只有單純得像孩子的人，才最重要。在猶太社會裡，孩子是極微小的，他的長者對他有責任感去養育，但不會重視，孩子是受看顧者，但不是受尊敬者。但孩子是天真、謙虛而有信心的，只有這種簡樸的心，才能與上帝建立親密關密。

耶穌在這裡提出完全創新的思想，要求門徒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即去除自我、自大及貪戀權勢利慾的心，與上帝相感通，人生即可得改變。回轉的原文strephomai是指改變人的路向，建立新的關係。也可以指悔改(epi-strephomai)，是全面改變自己而回歸上帝，改變我們與世界交往的路向，建立上帝的關係，去將上帝的美善慈愛行出來

中國哲學對此亦有領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10]。指人格崇高的大人，永遠不會失掉他做嬰兒時的簡單純真之心。孟子是講追求崇高品格者，修養上要常自覺地回歸赤子的天真，亦即人原始的仁心。

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11]。老子指有道者，其德深厚，生命如初生的嬰兒，心中單純，無人為成的迷執。他不會去傷害禽獸蟲豸，所以不會招引獸禽的傷害。做人不去傷害別人，別人是不會來傷害我們的，我們連傷害別人的念頭都沒有，別人也生不出傷害我們的念頭。這指生命的原始狀態，是道的原本表達。

老子又曰：「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12]。生命常恆地與「德」接合，其心就會回復到嬰兒的純潔無瑕，達原始的單純。

孔子與老子講赤子與嬰兒，是指嬰孩的本質與宇宙本體是合一的，主張人要修養回歸這本體狀態。中國哲學是天人合一，宇宙本體是內在於人的，基督教認為人的本體，是上帝所造的形像，上帝是超越的，但其形像內在於人而為人的本體。耶穌講嬰孩與孩子，是呼召人轉變回歸到人原始的天真，這原始天真應等同於上帝創造在人靈魂中的上帝形象，即人原初可與上帝感通的本性，因著罪而與上帝隔絕，因著救贖而與上帝回復關係。

接受上帝進入生命，人在扭曲的世界仍會常迷失、迷執、迷亂，而不能進入深度與上帝的屬靈關係。故耶穌重視嬰孩的單純本質，強調嬰孩與父母的親密關係，在這關係中，人心沒有謀算，且對人與世界懷有善意。這原始的單純性，是人能進入深度神聖美善之地上天國的條件。

徹底委身而進入神聖

心靈的單純，內在就有空間，可深入體會上帝的臨在。人生有很多執著，心中常充滿所迷戀的東西，人如何可倒空迷執回復單純呢？只有徹底委身。保羅說：「你要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上帝所喜悅的」[13]。

這裏不是說心靈獻上，卻是身體獻上，那是身心靈的全人奉獻，包括身體有行動的具體獻身。活祭是指人生活著就是一個獻祭，從舊約瞭解獻祭，祭物需切成一塊塊，全燒在壇上。其象徵意義，是人要委身作為一個活祭，是反省自己心中所最執著的，最放不下的，這就是內心的偶像。偶像是人將不永恆的事物，看成是永恆的上帝，是人一切迷執的根源。尋回單純的心，及完全委身獻上，是進入深度靈性的條件。

成為一個活祭，需破碎自己所有的迷執，自己生命為上帝焚燒，完全為主而活。

基督已獻上自己為祭，代贖人類的罪，舊約獻動物祭牲的作法已廢除了，但是人要學習基督的榜樣，將自我破碎，奉獻自己，為上帝所用，在世上將上帝國度的美善行出來，而不求自己的名利與權勢。

委身作為一個活祭，是反省自己心中所最執著的，最放不下的，這就是內心的偶像。偶像是人將不永恆的事物，看成是永恆的上帝，是人一切迷執的根源。人須先擊破心中的偶像，願意完全放棄所執著的，生命就回復原本的純真，赤裸裸地來到上帝面前，願意全體獻上，成為一活著的祭，為上帝所用。尋回單純的心，及完全委身獻上，是進入深度靈性的條件。

孔子自十五歲而委身學習，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14]。短短幾句，已表達其一生堅持的理想，學習文化價值，並由修養實踐去體悟其精神內涵，從少時已委身，學習禮樂，探中國周代文化隱藏的深度德性價值，進德修業，至終的從心所欲不逾矩，是達聖人之境了。孔子委身去成就人應活出的最高價，其最終是成為聖人，達人格的最高完成。

耶穌基督的委身，就是甘心犧牲，被釘十字架，以極大痛苦去擔當人間苦罪，這是基督自己成為一贖罪祭，寬恕人的罪，這表明一種無條件的愛。故跟從基督的門徒，就當捨己，願意作出任何犧牲，背起十字架來跟從基督之路。一個信徒要經過徹底委身，才能完全倒空，進入屬靈的境界。

屬靈第一重境界：虛心，承認自己不屬靈

八福的第一福是「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虛心是進入天國神聖世界的開始，虛心是指靈性的貧乏(poor in spirit)，「貧窮」的原文是Ptochos，意即絕對的貧乏。其字根Ptossein指頹喪，屈曲在地上，形容窮人的狀態，這是形容一無所有的人。耶穌指出，靈性上承認一無所有的人，才屬天國。

一無所有者，才知道世上一切事物，不能給他快樂安全。也只有知道自己完全貧乏，才完全開放身心給上帝，因為他知道惟有上帝才能給予他豐盛生命的內涵，上帝使他有盼望與力量。靈裏貧乏的人就是那看透萬事的短暫，以永恆的上帝為他的一切。

原來天國不是為自命靈性很高，或境界很高的人而開放。自命不凡的人，不論有多麼的學問與修養，都不能與上帝建立關係，不能進入上帝天國的美善中。

反而是承認自己不屬靈，承認自己貧乏，靈性、修養、學識都一無可誇的人，才有謙卑的內心空間，而得神聖能力的流入。明白自己本性與萬物本性都是虛空，人空事物皆空，對內心的迷執全都倒空，才會完全信靠上帝，遵行上帝的旨意，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使美善的天國通過我而行在地上。上帝的國度是在虛心者身上顯明。

因著虛心，破碎自我中心的迷執，聖靈就可入住，一步步掌管內心，這時人即可同時入住天國的神聖世界。由聖靈引導自己前進，就可體會靈裏的不同階段，而日漸接近上帝。使靈魂成為反映上帝榮美的鏡子，成為世上的鹽和光。

由虛心開始，人破除偶像，脫離世事及感官世界的束縛，就「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思念上帝國度之事，故此「天國是他們的」。人遂開始進入屬乎上帝的神聖世界。這是「虛心的人有福了」的體會。

中國道家哲學很重視「虛」的理念，老子說：「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15]。指追求「虛」到極點，心中無任何既定思念與成見，守住「靜」到完全確實。以虛靜心觀萬物蓬勃生長，看透其反複變化之理。那

以虛靜心觀萬物蓬勃生長，看透其反複變化之理。那是回到心靈零點的虛通寧靜，不藏任何成見，不因事物而動念。達至虛靜之極，即人心與道的虛通性同一，此時即可正確地觀察天地萬物那反覆的變化，而得終極正確的理解。

為自己的罪在上帝國度所造成的惡果而痛心疾首，為了罪惡對人性造成的毀壞而感覺悲哀的人有福了。因為這是一痛悔的心，人以這憂傷痛悔的靈來到上帝面前，就得真正的寬恕與潔淨。

是回到心靈零點的虛通寧靜，不藏任何成見，不因事物而動念。其工夫當是「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的過程。達至虛靜之極，即人心與道的虛通性同一，此時即可正確地觀察天地萬物那反覆的變化，而得終極正確的理解。

耶穌講的虛心，是面對上帝時人的一種謙卑的自省，承認自己所有學識、修養與靈性狀態，都十分貧乏，無任何可誇之處，因而放下一切自我的執著，倒空一切自己的成見、學識、與偏執的世界觀，回到原始的心靈零點，以靈性上的一無所有，開放心靈原始的感通性去迎接上帝，而入天國在人間的境界。這是虛靜，但又在感通上帝。能回歸虛心，天國的門就趟開，人得與上帝之美善感通，得極大喜樂。是第一重境界。

屬靈第二重境界：哀慟，痛悔己罪

進入天國之體會，就是察照到自己內在的汙穢醜惡，由此而生對自己罪念的哀慟，是第二重境界。

哀慟是人自省自己一生歷史，省察內心的罪惡，而感哀傷痛悔。哀慟的希臘文penthein是很強烈的字眼。這是極「傷痛」，是一種不能隱藏的深切悲痛。甚至是人在面臨他人死亡的那種哀悼感。

耶穌這裏要指出，人若能為自己的罪和他自己的不配親近上帝，而感到極端憂傷的人有福了。為自己的罪在上帝國度所造成的惡果而痛心疾首，為了罪惡對人性造成的毀壞而感覺悲哀的人有福了。因為這是一痛悔的心，人以這憂傷痛悔的靈來到上帝面前，就得真正的寬恕與潔淨。

罪念在心的呈現，是人性的事實，人心靈會呈現罪的現象，如自私、貪婪、驕傲、情慾等。要求自己達至人格完滿的人，對內心流露罪念的反省常會不安，甚至哀慟。

中國南宋理學家朱熹的早年，也曾深刻自省罪的問題，他年青時通過修養，曾體驗道德本性的美善呈現，故有「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16]及「千花萬蕊爭紅紫，誰識乾坤造化心」[17]的悟道詩句。但朱熹並無停留在這境界上，特別是離開老師李延平之後，發覺其教導的「默坐澄心，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總停留在不能落實的光景上，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的本性，未能透入生活達「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的現實。換言之，即是偉大的美善「天理」不能在實然的人生中徹底自由流露。

故他說：「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做，而今方覺得難」[18]。之後與張南軒論學，曾提到修養時的困難，其給南軒書中有詩云：「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吞」[19]。所謂「涓涓」指心中美善之流，在現實上卻常被物慾大流所吞滅。朱熹在此是在真誠修養，對罪念時常龐大湧流的現象，痛加反省。

於是朱子乃苦參「中和」的問題，其反省的核心在崇高美善的心體，如何能貫通在日常生活中呢？人的原初善性：為何總不能在生活中實現呢？這一切善若不與現實生活通起來，又如何能成為聖人呢？這些問題迫使朱子提出「持敬」的理論，以「敬」去持守本體自然的現象，使之常存不失，因而其發動時即可「中節」。朱子的哲學遂依此作了幾個重要的區分，把「性」（心中的天理）與「情」（心靈的氣質）分開，解釋了人為何常常不能自然流露善的問題，主因在人常有氣質的偏差，人的情不必依心中的性理而行，常有偏離。這是中國儒家對罪念現象的反省及解釋。這是屬哲學與人文修養的思想。

聖經中保羅也深刻反省罪性踴動的問題，他說：「我也知道在我裏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若我去作所不願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裏頭的罪作的。我覺得有個

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20]。所謂肉體，是指人的血氣，血氣的原文psuchikos，意指天然的，屬魂的，與動物共同有的生命，困在物質現實的心靈。那是沒有良善可言的。人性的掙紮，就是人心中知律法(良知)要求的天理，立志為善，但行不出來。這是心中罪念真實現象。

在基督信仰，什麼叫做罪，罪的本質是什麼呢？上帝並無創造罪，罪的出現，是由人虧損上帝創造的完美本性而產生。故罪不是一種本性，卻是善性的虧損。聖經說：「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21]。虧缺指原本美好的被損害了。「虧缺」的意思是「缺少」、「不足」。至於「上帝的榮耀」，「榮耀」一詞可以指著榮美、完美、尊貴等。「上帝的榮耀」可以解釋作上帝應得的榮耀，上帝的作為彰顯時，人應當將榮耀歸給上帝。上帝應得榮耀時，人若不將榮耀歸給上帝，卻將之歸給自己，那就是自我為中心，不單虧損上帝的榮耀，也虧損了神人感通的本性。這就是罪的開始。

奧古斯丁（Augustine）提出罪惡是「善被虧損」(privation of goodness)的狀態，上帝創造人是有靈性的，有上帝的形像，本性是美善的。善性是人的本體，是本然的，而罪性的出現，則是這善在實現自身時的扭曲狀態。罪不是一實在的存在物，卻只是一狀態，故罪不是上帝創造的事物，上帝創造的一切事物都是善的，但人用自由意志的選擇，虧損了本性的善，善的扭曲形成罪惡。他說：「罪惡沒有正面的本性，只是善的失去，這就叫做罪惡」[22]。他又說：「所有敗壞的事物，都是善的被虧損」[23]。

聖經解釋罪是與上帝隔絕「你們從前與上帝隔絕，因著惡行，心裏與他為敵」[24]。罪來自人與上帝的隔絕，這也說明罪是一狀態，不是一存在物。

多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以瞎眼舉例，指出瞎眼不是一存在物，卻是健康的眼睛被虧損的狀態，這叫虧損。奧古斯丁指出是人用自由意志選擇，斷絕與上帝關係的後果。那是一種人與上帝的隔絕，引致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自身良知的隔絕。

「原罪」是人與上帝關係的破裂，是與上帝關係隔絕的狀態，由隔絕使人心靈無法與上帝感通，人具有上帝創造的靈性，這靈性有無限的追求，要與無限的上帝以愛感通，才能達至完全而滿足。但人用自由選擇隔絕了上帝，其靈性即失去了永恆之目的，進而扭曲去追逐有限的事物，將不可朽壞的上帝變為可朽壞的萬物，創造了偶像。人無窮追逐偶像，彼此爭奪，產生罪惡，而「罪行」的核心就是自我中心。「罪性」是人心靈深層的自我封蔽。

聖經「罪」概念之希伯來文是chata，是指「不中目標」，希臘文hamartia有同樣意思，在希臘文學，是指英雄犯了悲劇性的錯誤。古代以色列，有些士兵都擅長投石，而且可以「毫髮不差」地擊中目標。在聖經裡，「毫髮不差」這個詞可直譯為「沒有犯罪」。不中目標即偏離了正確道路，也偏離了上帝，用中國文化表達，可指「不中不正」，「偏離正道」。罪不是指一種惡性，而是虧損與偏離人靈性原本美善的狀態。

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來到人間，通過流血受死和復活，與人類另立新約。使人可與上帝和好，接受這救恩的人，生命被聖靈轉化，重建上帝與人的恩情關係。

心靈已轉化的群體，共同建立上帝的國度。這是上帝與人復和，人與人復和，人與自然復和的過程。這復和使生命得轉化與救贖。這思維是神人感通的神學層次。

哀慟之心，是因著悔改，人改變了人生價值觀，由追求偶像(名利、權勢、享受)，轉向追求上帝，愛顧他人。但問題是，信徒發現悔改後罪的意念時常回來，在某些時間後，心中又再呈現罪念，人如何淨化生命？

「原罪」是人與上帝關係的破裂，是與上帝關係隔絕的狀態。人用自由選擇隔絕了上帝，其靈性即失去了永恆之目的，進而扭曲去追逐有限的事物，將不可朽壞的上帝變為可朽壞的萬物，創造了偶像。

克服罪的方法，不在跟從道德教條，卻在追求屬靈上的成長，接受上帝的醫治和潔淨，讓聖靈重造你的新生命。當生命在靈裏更深經歷上帝，聖靈漸在心中作主，聖靈在人心裏作工，光照和責備，使信徒為罪憂傷痛悔，聖靈深入作工，使信徒更親近主，內在生命就自然慢慢改變，這清潔的新生命使信徒自發地排除罪的慾望，罪念就漸消解，人心得淨化而生大安慰。人心因痛悔得淨化，而可貼近上帝的慈愛，故必得上帝安慰，而生大喜樂，是哀慟的境界。

屬靈第三重境界：溫柔的人去除怨憤

經過罪的淨化，人心進入柔和謙卑，使人能化解怨恨，寬恕他人，是第三重境界。

「溫柔」的希臘文是praus，在希臘哲學中是一個道德上的用語，亞裡士多德（Aristotle）的中庸倫理學，視之為暴怒與柔弱之間。在舊約詩篇有類似描述：「謙卑人必承受地土，以豐盛的平安為樂」[25]。在希臘文舊約中，「謙卑」與馬太福音的「溫柔」是同一個字。而其涉及的內容與哲學所講的接近，是對憤怒的化解，詩篇說：「當止住怒氣，離棄忿怒」[26]。

舊約描述「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眾人」[27]，摩西是一很有能力而成就驚人的上帝僕人，但他同時絕不以其能力和成就而驕傲，卻是十分謙卑，他是真正謙卑溫柔的人，結果得承受地土。

溫柔之心，是在上帝面前絕對謙卑的人，故得聖靈光照。人的一生總會有很多傷害，成為心中的苦毒。聖靈使人反省自己內在深藏的怨憤怒恨，特別是內心對他人的懷恨，轉為以寬恕釋放苦毒，改從仁愛、感通、寬容、柔和之心看人看事。

當人在第二重境界淨化生命，以單純正直的心對人，卻會遇他人利用你的單純與正直來橫加陷害與欺騙。被人設計傷害，心中會生極大怨憤，此為心中的毒素，而使人失去善良純全。要走出心魔之困，只有回到與上帝的親情，完全相信上帝，知道上帝對一切不平不義的事都在掌權，自己如果已委身給上帝，一切際遇，包括自己所受的傷害與苦難，上帝都知道。若上帝容許這一切，必有他對自己的安排，使未來有更大的美好的發展，我們可以為未來的美好而先感謝上帝，接納發生的苦難。一旦人能接納自己所遇的痛苦，知道是上帝引導自己走向更美好的未來，生了感謝之心，就可以原諒傷害自己的人。如此就可因寬恕而內心釋放，不再因他人傷害自己而心懷憤恨。

當有人要用石頭打死淫婦時，耶穌問：「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約翰福音八章）。耶穌所看重的，是一種自省的倫理，他叫每一個人在指責或論斷人時，先要反省自己的罪。

我們個人在心中或行為上犯了罪，不會叫上帝刑罰自己，卻是求上帝寬恕。但上帝既寬恕我們的罪，他也同時會寬恕傷害我們的人那些罪，如果上帝寬恕他人，我們也需寬恕他人的罪。通過反省自己的罪，人才學會去寬恕他人。

溫柔謙卑是人向上帝所應有的態度。當人求潔淨自己的罪，又寬恕他人時，就是溫柔的人，其溫良謙卑性，可承受人間一切悲歡離合，可承受上帝賜與的資源。故溫柔的福氣可以承受地土。

中國哲學中，《大學》提到「正心」，說：「身有所忿憤，則不得其正」[28]。忿憤就是忿怒怨恨。

人有憤恨之情，無法保持本然大中至正的心態，就不得其正，身也修不好。人必須心平氣和，才不會偏離正道，如若怨恨充斥，心即失平衡，無法依正道而行。正心之道就是克服心之怨憤，使心維持在平和正直。

耶穌講溫柔之心，是無忿憤之心，聖靈淨化的生命，其心必正，不因世人世事之攻擊而生苦毒。溫柔的人可憑與上帝的深入感通，知上主與自己同行，必渡過困

人的一生總會有很多傷害，成為心中的苦毒。聖靈使人反省自己內在深藏的怨憤怒恨，特別是內心對他人的懷恨，轉為以寬恕釋放苦毒，改從仁愛、感通、寬容、柔和之心看人看事。

境，走入主所安排更好有意義的未來，有信心與盼望永遠前進。這裡有一個未來的維度(future horizon)，藉未來的盼望化解當前的苦楚困惑。

如詩篇所說：「我雖經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29]。上帝同在使人得安慰，深知必能渡過憂患，敵人的包圍攻擊終必成為未來更豐富美好的發展。因此人得聖靈的恩膏，而得大福樂。

溫柔的人心靈無怨恨，廣大能容，得承受上帝在宇宙創造的資源，生大喜樂，是溫柔的境界。

溫柔謙卑是人向上帝所應有的態度。當人求潔淨自己的罪，又寬恕他人時，就是溫柔的人，其溫良謙卑性，可承受人間一切悲歡離合，可承受上帝賜與的資源。

[1]《馬太福音》五章。
[2]《馬太福音》五章。
[3]《馬太福音》六章。
[4]許慎：《說文》。
[5]《約翰福音》十六章。
[6]《邵雍的詩詞全集．自謝用此藥直從天外來》。http://www.gushicimingju.com/shiren/shaoyong/page13/.
[7]《王心齋全集．明儒王心齋先生遺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8]*Saint Augustine of Hippo，On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Book I，Ch 3.
[9]《馬太福音》十一章。
[10]《孟子．離婁下》。
[11]《老子》五十五章。
[12]同上，二十二章。
[13]《羅馬書》十二章。
[14]《論語．為政》。
[15]《老子道德經》十六章。
[16]《朱文公文集．觀書有感》，卷二。
[17]《朱文公文集．春日偶作》，卷二。
[18]《朱子語類》，卷一〇四。
[19]《朱文公文集》，卷五。
[20]《羅馬書》七章。
[21]《羅馬書》三章。
[22]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XI, CHAP. 9.
[23]Augustine, *Confessions*, VII: [XII] 18.
[24]《歌羅西書》一章。
[25]《詩篇》三十七章。
[26]《詩篇》三十七章。
[27]《民數記》十二章
[28]《四書．大學》。
[29]《詩篇》二十三章。

Deep spiritual realm: Chinese realm theology of the Eight Beatitudes (I)

Thomas In-sing Leung (Chief Editor of Cultural China Quarterly)

Abstract: In the New Testament of Bible, Jesus' discourse of the Eight Beatitud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ristian Gospel. This thesis introduces in detail the content of the Eight Beatitud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realm theology from the level of deep spiritual realm. The article states that Chinese culture focuses on people's breadth of mind and field of vision, and Jesus' mountaineering on happiness has also begun with a great vision perspective, leading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new era of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of God, that is, the New Testament era, which is far beyond the superficial morality and enlightenment of old traditions, God's redemption will bring the perfect inner happiness and joy to mankind. The Eight Beatitudes is not a moral indicator of behavior, but emphasizes how to establish a spiritual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 mind and God Himself. The Kingdom of Heaven in the Biblical culture is not about moral or religious dogma, but obtaining the inner joy through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God. This is a declaration of the life of heaven, pointing to a new life of goodness and holiness.

Keywords: Jesus, the Eight Beatitudes, the Kingdom of Heaven, Chinese realm theology